



明文海卷五十五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奏疏九

乞創立以存根本疏

王漸遠

臣卧病荒濱每讀朝報及聞之傳言有以見陛下英明之資大有為之主故其志之運用才之操縱迥出於尋常流輩之外視彼之因循致蠱而昧夫變通之宜委靡不振而失夫剴斷之柄者大不同矣蓋自古人君必有非常之志有非常之才然後能建非常之業以陛下之

志之才斯古今所罕得者欣慕至治恢復古制不自處於漢唐以下之主陛下之志可覘矣然臣近聞有所建立僅得古人枝葉之槩而臣下之所與區處講畫者亦皆以枝葉相聞其根本大節則未之究也夫古人之所用以創制立法能致一世之治其意蓋有所主不得其主而徒曰我創制立法以求合夫古人斯名亂之道也所謂主者根本大節之謂也所謂法制者枝葉之謂也且夫今之士者之為文章尤必先定其主主一立則條貫分析枝葉可得而生也且陛下前之所建立臣不知

主之所出者何如將欲慕古人之良法而徒以合之乎抑亦求古人之善治而施之今乎陛下盍反求於吾心思天之所以立君者何如人君之所以受天之命者何如如此則有以得其所主者矣所主既立則盡取古人之法制而恢復之天下不以為非其有不合則盡變古人之成法而更新之天下不以為過今不立其主不究夫根本大節之歸而徒紛紛於枝葉一二之合使淺學之士橫噓而議之至比為王莽宇文泰之流并古聖王之法制而盡掃之則陛下盍有以啟之也陛下誠能有志

於上古之治日與二三輔臣及侍從講讀之官相與發  
明上天之所以立君為民之意熟究而推合之勇志而  
力行之寧學聖而未至不以後世之主而自安寧以一  
夫弗獲為已病而不以一時之利為已功是乃周公三  
王之思孔子集四代之制也由是而推此心以達之則  
郊祀之分乃所以敬天蠶耕之親乃所以勸民禮樂教  
化之作必將如二代之所書聖人復起不能易矣豈淺  
學曲見之所能測其萬一哉臣伏覩陛下之志之才誠  
超後世之主而又慨陛下與輔導之臣不能先其根本

大節之究竟而徒泥於枝葉之紛紜啟淺學之議滋天  
下之惑故不揣冒昧上達惟陛下思而行之則天下生  
民幸甚聖王之法制幸甚

議禮奏稿 羅虞臣

奏為遵明旨陳鄙見以正儀禮以昭聖德事近該禮部  
題為欽奉聖諭事奉聖旨廟建大事禮之至吉今既卜  
吉宜速奉造但時非古比或有以皇兄后喪為不可即  
舉行者爾禮部還行部院司寺翰林科道等官作急議  
了來說不許面從退言各盡所謂欽此臣有以仰見陛

下之心明且虛也夫有虛明之心者然後可以語禮可以事神臣又有以仰見陛下之治之可以比唐虞三代之盛也臣愚以為禮官之議必能上奉明詔而宣陛下虛明之德於天下也然昨見邸報禮官之議與臣私心相刺謬始自驚駭臣妄以為禮官之負陛下多矣原禮官之意豈不以為祖尊也后卑也建廟重也而叔嫂之無服喪輕也后卑於祖而祭重於喪明不可以卑廢尊輕奪重也臣竊以為莊肅皇后母儀天下名號繫於臣民已久則尊孰有過於天下母乎莊肅皇后雖今尚在大行然自他日而言將不為宗廟之主乎陛下於莊肅雖無服制然自羣臣而言

將不為斬衰之服乎禮為天下子之后服齊衰齊衰者三年之服也何以服齊衰有母道也則天下之重事孰有過於三年之喪者乎莊肅母儀天下幾三十年而諸臣受祿食土於武宗之廟者亦十六年故諸臣之為斬衰謂具有君臣之義也謂具有受祿食土之恩也義則為之服恩則為之衰故服也者所以飾哀者也今陛下將建九廟而行告請之禮其所執事於文廟與所董役乎百工者將非在廟之諸臣乎在朝之臣其將有不以母視莊肅者乎諸臣以母視莊肅則新喪未久哀泣未廢

而使之從宗廟之後其將以喪服乎以嘉服乎凶服不  
可以入宗廟以嘉服則非居三年之喪者所忍服也傳  
曰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臣見諸臣之心必有赧然  
而愧戚然而不安者矣或者又以為營建主自陛下無  
妨於舉臣則曰陛下以孝教天下者也陛下之孝百王  
之所同也天下之所式也後世之所觀也何不教諸臣  
以成其孝而遽為之奪其情從宗廟之後以使陛下之  
朝有失禮之臣哉陛下於莊肅本無服制禮曰叔不撫  
嫂嫂不撫叔叔嫂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然人之情聞

嫂之喪則未嘗不戚戚則未嘗不哀故曰子思之哭嫂  
也為位弗服之者制也哀者情也情不掩義制不奪恩  
陛下於莊肅之喪既輟朝矣徹鐘鼓之鳴矣又素服  
而奠矣則陛下之情必有慨然之色愴然之容表見於  
儀禮之中非直循故事為觀美於臣下已也今去告廟  
之日僅浹旬耳臣以為陛下之心志未能即蘇慨愴未  
能即平而遽行告請之禮非所以專致精明而交於神  
明之義也昔者曾子問於孔子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  
之祭簋簠既陳有后之喪如之何孔子廢三年之喪不

明文海 卷五十五 五  
祭其先祝取羣主而藏諸祖廟以待卒哭所以象生者  
為凶事而聚也明哀悲之情人鬼同也武王有營洛之  
志而未遂周公輔成王理天下以畢其志而命名公相  
宅經營却在嗣位三年之後喪服之外則何者以為喪  
服未廢未宜以吉卜也今皇后之喪既為天下臣子三  
年之服則告請之禮未可即行建造之工在所當緩而  
禮官之議顧欲舉吉禮於喪服未卒之內無乃於周公  
孔子之指為相謬乎況禮有經變有異同故君子之於  
禮據經而審變合同而流異是故可以已而已者禮之

常也不可以已而不已者禮之變也若顧命冕裳之被  
伯禽金革之事皆禮之變也是不可以已而不已者也  
今告請之禮蓋自陛下之建廟始也其告典非循舊之  
制其日月非不易之期使再卜日而行又非後時之慢  
也莊肅之喪既以日易月則所諱者不過旬月間耳而  
獨不可以改卜乎與其用喪失禮以求吉孰若去喪而  
得禮之為吉也是可以已者也禮官循衆附會首為不  
可緩之說以欺陛下臣不知其所指矣昔魯有事於太  
廟公子遂卒及繹萬入去籥夫有大夫之喪而繹已去

明文海 卷五 六  
籥矣君子猶以為可以已繹也可以已而不已曰猶繹  
譏之也以大夫之喪而猶廢宗廟之繹而況於天子之  
后乎禮官之議臣不知其所指矣夫志敬而節具者謂  
之知禮志哀而居約者謂之知喪今禮官忘皇后之喪  
而從吉禮謂之知喪可乎以哀戚之餘而奉陛下以見  
太廟之主謂之知禮可乎舍哀與敬而號其禮曰可以  
傳天下觀後世可以彰陛下虛明之德也臣則不知矣臣  
愚少不知學淺見荒識安敢自謂能與知禮之末但由  
臣之說則考之古而有據揆諸心而得安由禮官之說

則事無明徵道有強心矣陛下倘以臣言為可採擇萬  
一收回成命仍勅禮官待畢喪之後再擇吉日相度建  
工則天下後世將以陛下之孝於宗廟厚於莊肅而優  
於小臣也如此一舉而三善具矣臣欽誦陛下有各盡  
所謂之旨而禮官不能悉心正詞援引古典以當陛下  
之意是以不避斧鉞冒昧上陳伏惟陛下嘉納臣無任  
戰慄懇祈之至為此具本親齋謹具奉聞伏候勅旨

貴領請終喪制疏

馬從謙

尚寶司司丞臣馬從謙謹奏為因聖心以宗至孝以酌



古制事臣聞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父母之喪無  
 貴賤一也然而賢者之心猶無窮也要亦古昔聖帝明  
 王揆諸天理本之人情立為中制以傳天下後世必使  
 過情者俯而就之未至者企而及之也非必謂此足以  
 盡報其親然亦藉此以少稱父母三年之懷之愛耳初  
 非矯飾於外以邀人之譽免人之譏議也謂必如是而  
 後可以盡於人子之心也斯禮也所以明天命也憲天  
 則也立天綱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所以篤人倫也成人  
 性也皆人紀也皆人之所以奉若天道者故曰養生不足以當大

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事又曰因心之孝又曰親喪固所自盡也考之虞舜攝

政二十有八年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  
 密八音舜為堯三年之喪禹為舜三年之喪太甲之未  
 入亳高宗之在諒陰成康之制視古益密皆三年也故  
 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由是觀之自堯舜以至  
 三代盛王雖不能無損益而獨三年之喪未之有改也  
 至於貶廢古制減節喪紀陋哉漢文之所為也以日易  
 月至令行之予以自便而忘其親臣以自便而忘其君  
 莫不心知其非而卒不能復古之制以自便之私也雖

然以區區滕文猶能復古制於五十里之國民到於今稱之惜哉漢唐宗之英君狃於羣議以堂堂天下萬姓之主敢於忘親而甘蹈文帝之陋規中間有晉武帝議之而未行魏孝文行之而未備周高祖但行於五服之內而不及羣臣宗之賢君能行於宮闈之中而未能明正其制以廣示天下固將有待於今日大聖人之改定也邇者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升遐雖有遺詔以日易月有司不過仍舊具儀節陛下適在嬛疚哀痛之中不暇詳議遽為批答臣知陛下之心必有不能自己

者求所以自盡焉而已矣夫曰自盡云者謂非人心所能與也時制所能拘也根於心發於情作於寤寐起處藹乎莫之能以自禁也果何以見之迺者角門發勅哀意慘苦陵兆興役衝寒奔視羣臣莫不為之感泣以隨臣是以知陛下之心必不能若是已也制令天下臣民皆得以終三年之喪於天下臣民之父母違者罪以違制是驅天下以禮道也而陛下獨遵以日易月之制恐非躬行率先之孝臣是以知陛下之心必不能若是已也臣聞陛下之在蒲邸天啟冲慧尚能力持喪紀於虞

宗獻皇帝之上賓乃今不得行於大行章聖皇太后是聖人在天子之位反不能議禮制度考文臣是以知陛下之心必不能若是已也伏覩我朝制作釐革舊習超出近古至矣美矣至於禮樂待百年而後興者又在今日也若夫郊之為四廟之為九正皇天之號去孔子之封籍田明堂以次興舉可為一洗近代之鄙而上追唐虞三代之盛軌矣至於喪禮猶獨因陋就簡未能真切以示孝於天下臣是以知陛下之心必不能若是已也曩於哭臨之日臣見四夷八蠻之來王者莫不成服以趨

天朝之盛又莫不泣下以哀陛下之哀而朝鮮陪臣猶為執禮將謂聖明舉動可以立範華夷表則萬世通者山陵之議慎重未決喪紀之制博采輿論一則曰有見者即當言一則曰亦不必讓禮官益見陛下虛心誘導之委曲皆惓惓不能自己之至情也竊以陛下惓惓不能自己之至情加之中外臣民四方萬國之仰望急宜悉意宣示至意力返古道定制立法以揭日月於中天使萬世君人之為人子者得以各申其情於父母此一舉也揆之天理而得本之人情而安放之四海而準俟

之百世聖人而不貳則大聖人之孝可以光天下垂無窮矣斯舉也不有望於今日之聖明將誰望哉臣恐易日之制已畢內外皆從吉矣梓宮在殯誠有未安不能不貽陛下他日之悔也此臣之所以不能於無言也而或以為哀詔已發而不可易臣愚以為事固有一定之而不可易亦有十易之而不為病惟顧禮之是非何如耳今日之事但當改定於哀詔既發之後蓋哀詔者奉行大行皇太后之遺意改定者又聖天子仰答之孝心也或者以為三年之久恐妨民事之吉凶臣愚以為此

不過襲漢陋者假借之言耳豈可徙重而就輕下徇天下之情而阻我天性至愛也雖然此亦無難者固不必膠於三年不言萬幾之盡廢亦不必直禁三年之嫁娶隄四時之祀典乞下禮官博考唐虞三代之古制采集漢唐宋諸儒之議論兼求宋朝宮幃三年之禮度而參訂之出入古今酌量輕重變通權宜上不廢郊廟之禮下不廢天下之萬幾然後上請裁定以終三年庶幾化導之有本統紀之無外性出一原禮無二制而天下萬世之為人子禮者無容議矣臣前為禮部主客清吏司

主事亦嘗與於禮官之末愚昧一得不敢不為陛下陳之

財用詘乏懇乞聖明節省疏劉體乾

臣惟近日北虜陸梁肆為不逞陛下赫然震怒爰集義師奮然欲有以大舉而撻伐之顧一時國計所須往往告乏各該建議諸臣或欲徵歷年之欠戶或欲加數省之賦額無非以供億既繁調度莫繼遂為是一切不得已之計姑以紓困急佐經費也臣愚不知生財大計但聞之宋臣蘇軾有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

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由軾之言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在於征歛之紛紛而草冗吏清冗費乃當令理財之第一義也臣不暇遠考臣常見原任禮部尚書霍韜之奏有曰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蓋已逾十萬矣此固韜之言也猶自成化五年以前者云爾也計至於今則歷年邊功之陞授勲貴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又不止於八萬矣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廕不知其幾是合文職又不止於十萬矣臣以是推之成化五年之吏視洪武初

年之吏為冗今之吏視成化五年之吏為尤冗也遠而擬之宋制止三萬四千餘員唐制止一萬八千餘員漢制止七千五百餘員與唐虞之建官惟百夏商之官員倍用又奚啻倍蓰不但此也他如內官閹臣之收入者漸廣未有底極錦衣衛官校之奏備選充者漸多未有限制中書科等衙門之乞恩帶俸者漸濫未有區畫極之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廚役神樂觀樂舞生內而各監局之勇士匠人并寫字及以大工陞除者其間狐媚猿攀途轍不一蠅營狗竊窠臼

且多臣不能悉舉蓋已萬萬於祖宗時矣是皆張口待哺以仰給於陛下者也且如勇士匠人至賤者也勇士每月則有月糧一石馬料豆九斗穀草三十束匠人每月則有月糧一石直米三斗五升所費固已不貲至於一官則有輿隸廩祿之數所費又不止此也其所以糜爛其財賦者豈少哉臣又思之土地猶夫祖宗之土地也戶口猶夫祖宗之戶口也賦稅猶夫祖宗之賦稅也獨至於用度乃百倍之是其所入者少所出者多譬之富室大家生理猶前而賓客之資廝僕之費視前反侈則千金之產有不索然而罄者

哉此其蠹國耗財之源所宜痛懲而亟罷之者也不此之求乃於憔悴無聊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臣之所未喻也臣愚伏望陛下勅下該各衙門除現今聽征官員并在營軍士不查外其餘內外大小衙門一應冒濫食糧及前項人數逐一查議何人應存何人應革如算定議停當脩造文冊奏繳仍乞明詔務從簡約庶見為國節省之意此臣之所為草冗吏者一也臣近又查得光祿寺卿高澄等題稱本寺所費錢糧自嘉靖元年至十五年積剩銀不下七八十萬自嘉靖二十年以後本寺

供應日增歲會銀兩又多拖欠以致不足等情臣近又查得本寺進御菓品等項原無額定臨期止憑內官小票數目交納及菓品既進小票隨出明日內官又復以昨日所進者賣與本寺行戶以備上納臣固知聖明節儉之德始終如一而所有前後多寡之異者固內官之滲漏乾沒於其間也蓋其經制之初槩有品度而供應之際自難以稽察本寺諸臣不敢問其真偽不敢辨其是非而貪冒之徒得以自便而自取矣臣不意堯舜在上憂時惜費日夜孜孜而若等之嗜利行私其無所忌

憚者一至於此也然此但即光祿寺一處言之其他供  
應等衙門中間轉移侵盜尚有未易悉數者臣嘗讀周  
禮見周公於凡王之饗膳酒漿之物次舍喪服之用一  
一為之度數而又於歲終太宰以九式節用蓋亦聖人  
妨奸之微意也臣愚伏望陛下做成周之典勅下禮部  
將內外各該供應等衙門所用品物錢糧再三酌議如  
某衙門一日合用品物若干通計一年合用錢糧若干  
開具明白上請裁定著為令典每遇年終仍選差科道  
一員逐一查盤奏繳以防冒破如此則豐約有正數取

之者不得而妄取盈縮有定規供之者不得而妄供而  
糾察會計之事又得行於其中則沉匿掩蔽自無所容  
而帑藏之貨賄將沛然具有餘矣此臣之所謂清冗費  
者一也二冗既除則事之害財者去害財者既去豐財  
者自至而微欠加賦之事可無講矣說者謂臣等所見  
或非極溺救焚之策臣則謂二冗之除慮在奉行者之  
未得其人耳若果當事大臣真能仰承德意悉力奉行  
則所省當不下數十萬金朝馬在彼能省數十萬金之  
費暮馬在此即得數十萬金之蓄見效甚速為力固易



民既不擾國亦不乏也且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一月既有數十萬金之蓄一歲當有數百萬金之蓄是所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如之何而不可行耶況今天下府州縣百姓資產蕩析邑里蕭條嗷嗷之情大非前日雖所在官司急於督併然蠶楚不勝之際固不可謂全無欲辦之心而死亡不贍之餘亦難保其必有可完之理則亦徒掛簿書刑罰而已是節用愛人之道臣固不敢於此時謬為迂濶之談而目前幹辦之圖臣亦不敢盡以為得也即使欠戶徵焉盡如

諸臣之議而冗吏之聚而食之者如故冗費之侵而盜之者如故則亦無異乎世之所謂揚湯止沸者如薪不抽沸終不止揚之何益臣固知於耗虛匱乏之患無補也且此輩皆貪饕無厭之徒俸門既開必止浸淫未已將來之吏能無愈冗於今日者乎谿壑未通必至泛濫無極將來之費能無愈冗於今日者乎而百姓之欠者從而復<sub>益</sub>欠加者難以復加雖有百劉晏者出何以為措手之地耶故臣敢謂冗吏既革冗費既清雖不徵欠戶不加賦額貧可使富也不革冗官不清冗費雖欠戶日

徵賦額日加富可使貧也臣愚惓惓猶望陛下念時事之多艱憫生民之未遂節省一念斷在必申行飭各衙門當事大臣務要著寔舉行毋得陰為庇護耽延歲月曲示包容相惜顏面使此輩夤緣僥倖以圖苟免中間如有此等情弊及應革應清相干衙門人役敢有推調抗違并鼓動浮言陰為阻壞者許臣等科道訪知指寔奏奏治罪仍徧諭京城內外諸司除係干緊要軍務其餘一切不急之需併從裁減如是則國豐而裕無功不成士飽而敵有戰則克勝彼虜戎狄宥之則為舜之格有苗不但

如漢文帝不宥則為殷之克鬼方不但如唐太宗進退伸縮無不在我業隆湯武功光祖宗顧不足以示天下垂後世也哉使失令不圖悔將無及臣恐敵人無歲而不及則邊備無歲而不嚴邊備無歲而不嚴則錢穀無歲而不費府庫已竭調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蠹耗不止如不幸而加之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財已盡而計窮敵已至而力屈事有不能不重煩朝廷之憂者矣是豈容臣等靡靡悠悠拱默坐視之時乎臣是以不辭固陋條例上陳伏惟陛下憐其迫切不容已之情赦其

冒昧無所知之罪留神採納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鑒亮建言臣工以昭聖德疏 奏用賓

臣等待罪南垣接到邸報伏觀七月內該太常寺少卿周怡一本為感激天恩深厚竭瀝血忱以圖補報萬一內條陳定君志以修德業等事奉聖旨周怡這廝抗違降二級調用外任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竊念周怡向事先帝以建言得罪落職編氓二十餘年今際遇昌時仰荷陛下推先帝遺詔召用之恩復授原職旋蒙不次遷

擢徑至今官其遭逢真可謂不偶矣為怡者正當祇承陛下休德之不暇何至遽有抗違而自罹朝廷之辜罰乎繼旬日復接邸報內錄有怡前疏全抄臣等再三披閱則見其疏內語多率直徑情無極忌委失人臣恭順之體似與陛下所謂審擇所言以承朕意之諭少有違背陛下責以大義罪在抗違量行降調薄示驚戒此誠天高地厚之恩在怡亦當感戴無涯矣臣等復何詞但臣等竊思天子之尊如天也其威雷霆也人非病風喪心其誰肯抗天而觸雷霆也哉語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

善閉邪謂之敬人臣進言於君或以將順或以匡救皆所以務恭之之實而盡忠之道爾稽古虞廷以帝舜之君臨御在上知如大禹豈不知其峻德重華之盛而願豐豐告戒無所隱避今見之經傳其懇切如此蓋忠臣事君必防其漸聽其言則固究其意則美此自古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良圖也彼怡者直以感激先帝生全之厚恩感激陛下之錄用并不次超擢之奇遇故欲效虞廷之所以事君者以盡其愚忠於陛下以少罄其生平葵藿之悃觀其疏內首言受非常之恩者當有非常

之報遭希世之遇者當伸希世之義則其情可見矣雖其中間過於狂慝未加審擇而其心寔無他也豈敢故為是以抗陛下天地之尊以觸陛下雷霆之威而甘蹈於不測之禍也哉陛下能熟思俯察而優容採納之未必非涓埃之裨於高深則怡願忠之初心遂矣如必字字而較之句句而摘之則日月照臨燿火失其微光雷霆震迅品物失其故態怡以狂瞽上干天威將亦何辭以自解哉書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人稱主聖則臣直良有深意陛下天縱聖神寬仁大度

虛懷納諫言路宏開而登極詔內又有許諸人直言無  
隱之條復終之以贊聖軌而翊皇猷尚有資於忠蓋之  
諭所以廓獻納之門而誘掖臣隣者誠著明矣周怡感  
千載之一時思效忠之有地其輸誠入告務期靖獻殊  
不覺其言之懇直至於如此爾即怡之能直適足以彰  
陛下之至聖臣等猶意陛下當亟賞之何乃復以其直  
而罪之乎怡與起廢諸臣曩日以建言得罪其忠誠灼  
昭天下莫不誦之頃陛下之收錄之者亦必以其當日  
言事之忠也今諸<sup>如</sup>各慶幸得主而事之以伸未究之

志詎知曾幾何時而怡復首以建言蒙譴則不惟陛下  
收錄怡與諸臣之初心稍覺自異而起廢在列諸臣其  
効用之心將不亦因是而幾於疑阻乎况陛下之罪怡  
者固以其疏內一二語詞直遂不知審擇罪之誠是也  
然臣等參閱其疏內亦有云惟願陛下萬有千載永保  
四海之富長居九五之尊子孫十億萬邦協和庶幾臣  
之鄙心少舒萬一如此等語其將順頌禱之悃何如也  
既可摘其違抗者而罪之獨不可嘉其將順之詞而姑  
宥之乎彼士人以危言峻節得罪廢置旋復甄用者多

有改絃易轍毀方為圓而怡乃能吐露肝膈若此縱其  
言狂戇有類抗違而終始正直一節不少變易亦可嘉  
也臣等素與怡無交懽之好今惓惓為之控訴於君父  
之前者非敢阿黨比周以忤陛下也誠以怡之情有可  
諒怡之罪有可原或恐宸覽少畧未曾加察甬可諒而  
不之諒可原而不之原於聖神之德猶為少歉天下後  
世其謂陛下何臣等職耳目之司於此而緘默不以上  
告是臣等亦有負於陛下之任使矣天下後世又將謂  
臣等何此臣等所以不揣愚昧而不容已於言也仰望

陛下廓天地之量廣大造之仁鑒臣等愚昧之衷豁周  
怡抗違之罪或復其原職或量改別衙門用使之策勵  
以圖後效以終補報庶乎含宏徧覆而聖德益光大小  
曲成而臣工競勸矣臣等不勝惓惓所仰之至

明文海卷五十六

奏疏十

劾張桂諸臣疏 陸粲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臣謹按大學士張璠桂萼皆以克險之資乖僻之學恃  
 傲大不敬無人臣禮即此已不容於聖明之世矣臣愚  
 以為君之御臣有功不可不賞有罪亦不可不誅璠萼  
 區區之功已叨厚賞則其有罪獨得無誅乎是在陛下  
 斷之而已然張璠雖狠愎自用執拗多移私顧其術猶踈

為害猶淺桂萼外若寬迂中寔深刻其伎忍之毒發於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以此較彼則萼之姦尤甚臣姑舉數端言之尚書王瓊姦貪險惡在正德年間交結權姦濁亂海內罪不容誅自萼等用事瓊令伊女壻家人潛在京師城日夜鑽刺所賂遺萼等數至鉅萬萼連章力薦瓊在內閣從中主之瓊遂得起用乃為之言曰使功不如使過瓊雖有過才不可棄也果若斯言是小人之有才者皆縱惡而無罪共工驩兜不見誅於舜矣引用凶人為國生患豈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哉昌化邵杰

本邵氏養子爭襲伯爵時尚書胡世寧乃邵氏親隣而杰之主母昌化伯夫人為邵門婦數十年皆明知其來歷萼受杰之賂力為主張竟得承襲使奴隸小人濫膺封爵勲戚世胄與之同列辱國甚矣萼素厚醫官李夢鶴假進書牒緣受職與之所居相隣內開便門以通往來并序班桂林及萼之管家吳從周者人呼為念一官尤被聽信三人專一說事過贓道路之人皆知之萼又引鄉人周時望為文選郎中通同賣選凡好官好地方皆其鄉里以關節得之萼則容嬖妾納賄迨事發銷假



銀而退還時望則縱悍妻受贓臨去官猶以受金而反  
目時望倚恃勢肆無忌憚且如南京太僕少卿已經  
議裁草欲為已地仍復勝隴具缺即此一事其他欺罔  
可推自知公論不容乃托養病而去若使斯人幸免姦  
臣何所懲戒陛下試令吏部查其在任時大選急選過  
官員有無私厚鄉里其外官推陞者比對歷年撫按守  
巡考語及各官年資淺深該陞與否姦弊自見矣且吏  
部為六曹首文選又諸司首從來皆擇清謹有名者為  
之今周時望既去代之者胡森并主事楊麒王激三人

皆輔臣之鄉里親戚也銓選要地盡用私人升黜予奪  
惟其所欲每要職有缺外人竊議謂必江西人與浙人  
得之既而果然久之亦習慣不以怪矣先因霍韜建言  
已議准京堂及外官有缺各部屬相兼推用自募在部  
如戴時宗姜清以郎中徑陞少卿丁汝夔以員外郎徑  
陞副使蕭瑒以主事徑陞僉事他部亦有此比乎故違  
明旨用市私恩不但不畏人言亦不畏陛下矣官爵者  
以待天下賢材偏徇至此豈不可為痛憤萼典選僅逾  
年所為姦弊不可勝計引用鄉曲故舊如原任工部尚

書今致仕劉麟其中表之親也偏躁自用狂譎不情外  
 示矯激以要流俗之名內為交關以滿奸雄之橐雖已  
 罷官猶為漏網禮部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始典成均  
 因撥歷而甚招物議尋遷卿貳遂感恩而益固私交僉  
 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而轉而徑入內臺依阿有迹  
 南京太僕少卿夏尚朴由知府朞月而遂亞卿寺情狀  
 可窺禮部員外郎張敬通律歷而假以結知懷金錢而  
 為人請託御史戴金承望風旨論劾大臣公為諛辭形  
 諸奏牘甘心鷹犬之流大壞憲臣之體此皆萑之死黨

相與比周為奸者其他如禮部尚書李時柔和善逢狡

猾多智布腹心于群邪始進之日固黨援于二凶當躡

而躡取清華負乘可恥倚官勢以虐害鄉里奏許屢聞

右諭德彭澤因罷黜而夤緣改秩致金壺夜饋之謠懷

汲引而依託權門玷玉堂清貴之選此皆陰厚于璫而

陽附于萑者諂佞之輩相師成風人心士習壞敗極矣

萑等威勢既大黨與又多天下畏之重足屏息前此莫

敢公言其非者天啟宸衷覺悟其奸彼自知罪大惡極

無地可容強顏班行希望息貸不亟去之臣恐凶人之

性不移怙終之惡益甚目前決無寧靜之日將來必為社稷之憂伏望皇上奮乾剛將璵璠等速加誅竄以謝天下仍將其心腹如周時望李夢鶴桂林吳從周等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及諸阿諛諂倖之徒重加懲治以為人臣附下罔上之戒庶幾公道昭明人心痛快天變可消人怨可弭賢才之進用有階海宇之清平可望足以副皇上倦々圖治之盛心矣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進禮記集註奏藁

華鑰

原任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臣華鑰謹奏為仰遵首詔

請正禮經以崇聖學事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禮樂非由外鑠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禮之存和者樂之達禮樂本非二物也所謂同歸亦歸宿于吾心而已今之易詩書春秋所以發明乎禮樂之理禮記所以發明夫禮樂之文文章器象度數之謂也學者非徒學夫品節文章器象度數而已也將以致其中和之寔而無事多言為也禮記一書粗精雜載多為儀禮之傳周末秦漢諸儒之說不無附益其間其不純為先王之典無疑也

然舍是則先王之典無稽矣故其為書自不可廢而考據訓解亦不可闕顧讀者擇而執之何如耳若漢鄭立註多所自得宋大儒朱熹謂其文簡意足或數字同一訓或一字兼數用寔深取之間嘗附以緯學或于要義未精唐孔穎達又隨立所註段為之疏獨考析于儀文度數之詳而其辭益繁蓋純駁斑如也是後訓解雖多宜無出此我朝洪武三年首詔天下開科取士示以所習經書禮記則本古註疏此我皇祖聖學高明千古獨得之見也時非不欲刪繁復古以成聖經亦草創鼎建

未暇及耳今國家造士有禮記大全考其凡例則以陳氏集說為宗諸家之說有互相發明及足其未備者分註于下不合者不取是以海內之所傳習獨宋末陳澔所為集說而已夫禮記既非純為先王之典初學但音義章句一明足矣澔乃逐段敷演成說合之無慮數萬言較讀古諸本文或正文訛謬而亂真或簡段破碎而無緒或訓解猥陋而失旨習者既困於篇帙之多又倍其精力于集說之繁而卒茫無歸宿之地所謂約之以禮者其固若是乎哉臣嘗潛心是書專宗古注隨其玩味之

所得輒手錄以自識及諸宋元諸儒之書有互相發者撮其要義入之一切緯說支詞不得混采時日既久積累成編然讀書不多知識有限恒窈歎焉恭惟皇帝陛下龍飛御極以來禮文之盛並隆于古真千載一時也而海內之習是書者猶抱蕪說而未悟造士興賢者心知之而未敢適從臣竊願言焉每困戩務在公未敢出位言事適以家居悉心舊學爰取所錄重加較訂章分句析要在音義可曉大旨易明而已至于章下餘說亦多迎取記者之意點掇提省庶幾知所歸宿云耳篇依

舊次分卷二凡四十有四名曰禮記集註是敢繕寫正本一部副本一部裝襲進呈伏望陛下俯察微忠少垂乙覽倘以臣言不謬特命館閣儒臣取禮記古註疏逐一編摩或備臣集註讎校得失以為草創萬一之資務在博采衆長折衷至理仰承首詔之訏謨表章先王之遺典更望陛下亶神智之高明任考文之大柄就禮記各篇中刪削繁衍裁成聖經班布學宮寔于千萬世聖學淵源有光矣臣不勝戰兢祈懇之至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請慎選左右停止齋醮疏 蔣冕

臣某等謹題為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聖德事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之盡善惟在左右前後左右皆用正人日聞正言日行正道則奸佞之徒不須斥逐自然遠去異端邪妄之說何從而生臣等先于正德十六年四月初間已嘗具啟請于昭德慈壽皇太后乞命司禮監官將尚冠尚衣等四執事及膳房茶房殿內各應掌官侍衛牌子等項人員逐一預選老成重厚慎密小心之人以待陛下任使其曾經先朝隨侍壞事

人員並不許濫與既蒙懿旨施行暨陛下登極之初臣等又嘗極言異端邪說瀆經亂倫傷風敗俗亟宜痛絕又條奏慎始修德十二事寫成牌額懸置殿壁其一事謂一應齋醮禳禱必須預絕其端不可輕信不意近來不時修設齋醮寵用僧道等過于尋常遠近傳聞莫不驚駭推原其故皆因先年壞事之人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計引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誑惑以致陛下不察誤蒙信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止一端至于今日猶以齋醮一事試探聖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

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為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  
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罔之說聖王之所必  
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  
臺城一則縲繫金虜廟社坵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  
以名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左右隨侍  
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且未暇詳論即如近  
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大慧寺張  
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宮費金銀不  
計其數其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身被誅竄家底敗亡畧

不蒙佛典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  
奈何謔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  
論至使宮闈之內修建齋醮萬乘之尊親蒞壇場上惑  
宸聽下誑愚俗以為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患可除祥  
瑞可致不知近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何不誦一經  
念一咒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焚劫殺  
戮彼何不驅神兵役鬼將以掃平之乎陛下試以此驗  
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辨矣况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  
籙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御講筵修設齋醮耗費錢糧

亦已多矣何不移之以濟窮困蓋正道異端不容並立  
心既繫于此則必不繫于彼邪說既入則聖賢之經訓  
自疎播之天下傳之後世其為陛下聖德之累不小非  
止虧損聖治耗蠹民財而已臣等職在輔導陳善閉邪  
培養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諄諄未蒙嘉  
納今不得已誠揚言于廷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聳動  
天聽以故不避干冒率尔上塵伏望聖明亟納臣等所  
言特命禮監官將前項有名蠱惑誘引人員逐一查出  
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餘黨緣阿附者盡數斥逐不使

仍前隨侍再命禮部查訪在外寺觀同惡相濟表裏售  
奸僧道一體治罪又命光祿寺備查近來每次齋醮取  
用過米麩蔬果等數又命內庫查報各該人員賞過襯  
施銀兩等物各開數進呈查究追奪以杜冒濫更乞大  
施乾斷于凡無益齋醮一切停免惟日以敬天法祖脩  
德保身為先務則聖治益隆聖壽自延聖德愈先所以  
綿國祚于千萬年無疆者端有在于是矣臣等不勝忠  
懇仰望之至

題覆進樂律疏 王健



題為進樂律效愚忠以圖補報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奏  
本部送禮料抄出太常寺典簿廳典簿李文察奏聞等  
因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臣等竊惟古者聖王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其治辦者  
其禮具其功大者其樂備故禮樂者所以整齊上下諧  
和民物見天地之情通鬼神之神德治道所急不容偏廢  
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之既定鼎也首命儒臣修大明  
集禮而樂附焉其見于聖論有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  
者而已若通于禮而不通于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

道達于樂而不達于禮非所以振綱紀而立大中必禮  
樂並行而後治化醇一此以見全智獨稟超然遠覽規  
昭曠之道察化理之原其所以昭示將來何盛哉夫昔  
人謂禮樂百年而後興識者尚竊遲之以為不忠不恕  
之論况今聖代重熙累洽垂二百年則夫禮樂之興其  
不在茲乎洪惟我皇上紹統御極執中葆和德澤洋溢  
施乎方外延及群生治功隆赫倫洽制全盡祀天地禋日  
月禮先農享宗廟諸凡禮制巍然煥然斯已昭一代之  
大典垂萬古之宏規而廟樂猶有未備者則經之不傳

而教之不崇所謂心達者求知而無師知之者欲教而無徒故興之為尤難也蓋嘗莊誦御製圜丘樂章天机流動道妙呈露仰窺聖心之于樂有神會焉數年以來德化涵育風聲感召一二臣工稍能言其義嘗有奏請古樂以裨盛典者矣又有請復古樂以裨聖教者矣然而其說猶畧今太常寺典簿文察奏前因進古樂筌蹄青宮樂調等書即所撰述較為詳密臣等看得其書生黃鍾述有補解者以取聲也大司樂六變八變九變有推明者以和調也文武行列有分屬者以定舞也簫

管鐘鏞之屬有諸虞青宮之樂兼倣虞周而用之皆據經考傳貫穿戴籍法有得于往古論不詭于前賢庶幾哉能用心之勤而聞樂之教矣但中間大報一節欲移于冬至後九日使緣是改厯則享祀受賀不容以失序均之未見其可而其他亦或有泥而未融偏而未舉蓋以樂之義既為難知而氣之候亦未易考固不得以一二之謬而並廢之也所據前項奏進等書請下太常寺等衙門取其用宜于世者選能歌舞童幼肄習每季終赴本部按試以別勤惰臣等又查得嘉靖十七年六月

間先該本官奏進樂記補說補註等書該本部題奉欽  
依委本官協同協律郎各議金司樂王重卿陳文鐸等  
官教習待声律和諧候氣應驗奏進另議擢用近該臣  
等面試粗已可觀兼此撰述詳密亦見賤業之修合無  
候命下之日本部移咨吏部并查年資應否擢用施行  
外仍委照前教習使之益殫心力益宏賤業則所以考  
定中声章宣和氣當更有進于此者而礼樂並隆此其  
會也再照本官條陳九事以發揮書中未盡其意雖未  
必盡當類如前議要之義在尊君志在華國相應一併

議處謹具前件分別可否上請伏乞聖裁緣係進樂律  
効愚忠以圖補報及奉欽依礼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  
擅便謹題請旨計開

一曰博稽古樂以兼衆善臣考周礼所載周家之礼樂  
兼用乎前代之制如舞雲門以祀天神兼用乎黃帝之  
樂也舞咸池以祭地祇兼用乎堯之樂也舞大夏以祭  
山川兼用乎虞之樂也舞大濩以享先妣兼用乎湯之  
樂也盖樂各有所宜而兼用之乃能全盛故曰周監于  
二代郁乎文哉臣伏讀太祖高皇帝諭礼臣曰近代

樂流已久究之甚難卿等宜究心于此庶幾可以復古  
人之意是知太祖高皇帝當時拳拳以復古樂為急而  
未及也今臣于昭代聖樂之外編撰古樂筌蹄九卷以  
備皇上兼用之盛伏望聖明采擇則或損或益于二帝  
三皇之樂皆兼其大成矣前件看得周禮載周家之禮  
樂兼用前代之制大明集禮嘗述之樂篇矣本官所稱  
蓋出於此非無所據依而漫云也但本朝祭天地社稷  
宗廟制定雅樂用之幾二百年殆難遽變夫五帝不相  
沿樂孔子亦曰樂則韶舞未聞必兼前代也樂之樂不

必兼不必於不兼惟其善美焉已矣合候命下行令本  
官典本寺官通知音樂者議處如必兼八代為全盛即  
督令樂童等另行演習如或不然姑典仍舊但務精熟  
以候應用

二曰備全律呂以正樂器臣伏讀太祖高皇帝諭禮臣  
曰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為智  
巧之私大哉聖諭深得乎軒轅氏制律呂之本意故令  
協律郎冷謙定合聲為黃鐘宮四聲為太簇商一聲為  
姑洗角尺聲為林鍾徵工聲為南呂羽臣聽之典管子

明文海 卷五十六 十四  
之所謂宮如牛鳴窖中商如離群羊角如雉登木以鳴疾以清徵如負豬豕覺而駭羽如鳴鳥在樹者昭合而無間矣不待飛灰積黍而天地之氣自協惜當時禮臣未能擴充聖祖五音之妙以成六律六呂之管故鐘縣磬縣雖有十六而七音之外閑置不用皆因律呂不全七音之外無以正之也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况非師曠舍律呂其何以正五音耶臣今依太祖高皇帝所定合聲為律呂之原聲約為九寸廣三分由是損益相生以成律呂之正管者十二又倍九為

十八倍三為六以為律呂倍数之管者亦十二合正管與倍管而對吹之其聲中和純粹可用以正五音以和鐘鼓以制笙簫實太祖高皇帝所定全聲非臣之愚所敢妄作伏望皇上勅下太常寺收貯凡有遇制八音用以和之則樂器之音皆得其矣前件看得鐘縣磬縣雖有十六而七音之外閑置不用皆因律呂不全無以正之斯弊之來已久自秦而下旋宮不用歷代所存黃鐘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調謂之啞鍾唐太宗時祖孝孫張文收周世宗時王朴一再嘗正

之在縣之器才無啞者自後因循旋復壞缺今官能依太祖高皇帝命冷謙所定合聲為正管倍管而對吹之使全聲之盛復見明時似為有見合候命下行令太常寺官收貯凡有遇制八音取以和之不得視為虛器不見實用

三曰攢奏五音以備育德臣考虞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則知東宮不可以無樂也東宮之樂典郊廟朝廷之樂小有不同不可不辨而用之也蓋大君至尊樂以黃鍾為主皇太子次尊樂以太簇為主取黃鍾十二律之父

而太簇為黃鍾之長子記曰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有君斯有臣有臣斯有民有民斯有事有事斯有物故大君之樂全用宮徵商羽角以著統官分賤治民理事備物之義也官僚之官皆統于大君而不敢專民則未治事則未興物則未用故樂惟用本宮而商角徵羽之宮皆隱集于本宮之內有其音而未度其宮所以尚德渾然在中而未發以為他日功業之本也臣已備解在古樂筌蹄第一卷中頗為明而可據矣臣本此理此數編撰三卷名為皇明青宮樂調以備東宮

之育德伏望皇上采而用之則直溫中和之教日聞忠  
孝聰明之德日成而我皇上之盛德大業悠久無疆典  
天地而同流矣前件看得有虞教胄子之樂曰律和声  
又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未聞主于太簇者  
也大君之樂以黃鍾為主皇太子之樂以太簇為主斯  
言也始自本官發之然而緣察正音遂明大禮雖不必  
出于古人似亦為有見矣但考之國朝之制朝會宴享  
皆用大樂而今者所進青宮樂調則雅樂也夫至尊次  
尊雖當有辨而大樂雅樂豈應有殊臣等竊以謂樂無

分于大之典雅使詞正曲淡而節疏大乃所以為雅矣  
此我朝所以酌古今之宜而成一代之制作也昔子貢  
稱古之德音有曰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夫既至尊  
次尊有辨則已得制作之本即以大樂行之無不可者  
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其斯之謂歟合侯命下行  
委教坊演習備用

四曰預調琴瑟以足八音夫樂之有八音猶天地之有  
八風也缺一風天地無以成其化則知缺一音不能成  
樂也明矣况琴瑟以兼善者謂之樂以兼善者謂之樂以兼善者謂之樂声清以合人声故曰琴瑟虛器而少

鼓雖鼓而少得其聲之正蓋因琴瑟久貯內器臨祭而後領出其絃有朽多不可調瑟柱或因臨鼓而仆故鼓琴瑟者不求其聲之正惟不絕仆以免罪耳夫絃絕柱仆偶然失禮失之小者也琴瑟失音視為故習失之大者也豈可以其小而犯其大者乎伏望皇上命各壇今後近祭之期預擇其絃之精緻新美者而早調之庶臨時可免絃絕柱仆之患偶或有之亦畧恕其罪而不盡究則司琴瑟者乃可盡其能而于絲屬為脩音矣前件看得琴有大琴中琴小琴七絃琴瑟有大瑟中瑟小瑟

次小瑟大明集禮載之已備蓋皆堂上之樂取其聲之輕清與人聲相比本官所引琴瑟以詠是也周漢相承歌者在堂不設鍾鼓宮架在庭不設琴瑟亦猶有虞之遺制也而八音之不可無琴瑟舊矣故我朝尚之比年貯久而絃腐而柱仆而但求免罪不復求聲之正其弊蓋嘗相因本官習見既久故言之詳悉其用心亦謂勤矣合候命下行令神樂觀今後各壇近祭之期務要精擇新絃預先調習如有仍前因循以致悞事者聽本部叅究



五曰脩正鍾磬以節五音夫鍾磬所以節五音之上下猶兵家之金鼓所以示進退之方者也今各壇鍾磬其音多不正蓋因始鑄取者不明用之日久漸變其初則鍾磬不足以節五音惟憑歌工以為高下其不合于律呂者蓋亦多矣且我朝舊制鍾磬各縣十六夫既縣之則當均用之矣今雖有十六之數而取字之音惟七餘皆虛設而無字無音何以脩大成之樂乎恐非舊制意也伏望皇上若遇再造郊廟鍾磬悉當用律呂之管和之以全舊制十六之音則器脩而調正矣前件看得大

明集禮載鍾之屬有八磬之屬有三本官此論本為編鍾編磬而發蓋小鍾大磬編而縣之其數十六各應律呂鄭康成所謂十六枚同在一簣謂之堵者也其始未嘗不欲均用而徒為虛設也特樂工因循遂致取字之音惟七餘皆無字無音誠非脩樂但既未均用則始鑄之時取音明否尚未可知今遽難議鑄即今議鑄者之能亦遽難便得勝前始鑄人也然本官亦曰若遇再造則固自遲疑之矣合候命下始令督率演習均用十六之數如果不應律呂另行奏請定奪

六曰考復排簫以助簫籥夫排簫舊制十二管自長而漸短以應十二律所以助乎簫籥之音者也蓋簫籥各六竅中含十二音是一竅兼二音兼音之中恐其難正故以排簫助之取排簫與簫籥皆竹為之故以竹助竹其音可正近年本寺前任卿張鶚不知舊制之音取排簫而更造之狀如山峯吹之全不成音所謂可觀而不可用有同見戲今當悉除其制復如國初之舊亦以律呂之管和之排簫十二管之音皆正而簫籥乃有助也前件者得排簫即大明集禮所載箏簫蓋所以助簫笛

雖十二管而有正倍之數以應十二律正倍之聲即郭璞所稱二十四管無应而善應者也臣嘗嘗驂視太常寺舊藏者其制小本新造者其制大爾雅曰大簫謂之箏小者謂之箏則舊藏者已訛為箏而非箏矣况新造者取而吹之其音果有可聽似合古箏簫之制合候命下令該寺今後作樂用此以助簫笛其舊藏既不成音置勿用

七曰致重塤箎以存質素夫塤箎二音最濁而最細典笙簫並奏則壓于笙簫而難聞因其難聞故吹之者多

不求其音之正惟執虛器具數而已耳殊不知難聞之中有真聞焉最濁最細之中有至大至妙之理寓焉蓋簫籥得之而厚重古人以為質素之音夫音有質素而後有華美猶繪畫之事後于素工忠信之人而後可以學禮也音雖濁細其取義之大有如是然則作樂者寧可不致意于斯二者乎伏望皇上勅演樂之官今後演樂須演小成先鍾磬次塤箎次琴瑟次簫籥排笙次笙鋪次舞前後合大成而通演則小大畢舉八音各盡其妙而樂之道成矣前件看得大明集禮載塤箎各有大

小考之揭土為塤作竹為箎其声相應故詩稱伯氏吹塤仲氏吹箎又稱如塤如箎而周官笙詩并掌而教之也本官謂音雖濁細其取義大此正合樂記以塤箎為德音之音之說但記云聖人作為塤箎然後鍾磬以和故釋者以為塤箎唱德音于始鍾磬和德音于終而此云先鍾磬次塤箎盖一指制樂之意一指作樂之宜非有不同而塤箎之當重愈可見矣合候命下行演樂官今後演樂如本官議

八曰崇樂教以興樂學按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

治建國之樂政而合國之子弟教焉是時樂德樂語樂舞學有師承而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之奧下達閭巷是以治出于一而禮樂之教大行于世今之教者以詩書為重而禮猶習行之間知其義至于樂則絕無師受律尺短長声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誠有如宋儒朱熹所言者矣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首以禮樂為急特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耆儒宿學分局講究其意甚盛也今可師其意于國學特設一齋或于禮部另立一局如古人所謂經義治事者先徵天下通曉之

儒以主其教次令郡縣舉薦其質之通敏學之究心者以補弟子員學成而後官之如遇大比之年樂生許其入試果能精通樂經量定中試數名庶士有所勸樂得其道則樂經典禮經並盛樂化典禮化齊隆唐虞雍熙之治復見于今日矣伏望皇上表章樂經使不混于禮樂之中是樂一經久廢于前朝者至我朝而後大明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前件看得本官講國學特設一齋禮部另立一局先徵天下通曉之士以主其教無非欲興復古樂但往年亦曾欽命薦舉至今未聞有的然知樂

者可以應詔夫主教既無其人乃汎及郡縣以求補弟子員又何益哉聖明德化感召固有有如后夔者出以鳴一代之盛區區漢以下邕勗逸照不足前稱然此恐非一齋一局所得也而又云如遇大比之年樂生許其入試是廣倖進之門而開旁通之路必自此始且比年所稱冒籍固皆易詩書春秋禮經學之士也經一也在五經禁之在一經引之亦太輕重不均矣合候命下行令加意演習所謂齋局似難更設

九曰纂樂書以廣樂傳臣按漢書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則知樂之有經舊矣三代以降是書不傳今所見惟戴記中之樂記及周禮所存如大司樂之數章耳自漢及宋儒者各有著述如司馬遷之律術蔡元定之律呂新書朱熹之通解鐘律雖未必盡合古之經然亦可緣是以求原以臣愚意欲將數書乞命史官類成一書至于我朝所用郊廟樂音樂章亦倣大明集禮之書編為全帙庶幾學者得見千古之全典我昭代制作之盛顧不躋與前件看得經所以載道也如其道存即數語或附見已自為足用不待重牘累帙又

不待另立一書虞書教胄子之詞戴記之樂記周禮大司樂之數章是樂之經義也夫今世不傳者元声耳而使重牘累帙另立一經又何補元声之亡者昔宋建中靖國間陳暘著樂書二百卷載樂之道頗為詳備又不特司馬遷有律術蔡元定有律呂新書朱熹有通解鍾律也且史官既非通知音樂一旦命類成樂書亦不過重寫翻前數書耳于是之傳何與至所謂郊廟樂音樂章則既載之大明集禮固我朝禮樂全書也而曰倣大明集禮之書編全帙誤矣合侯命下寢其所議

還宮疏

王同祖

奏為仰祈聖明乘運法天体元居正以隆聖治以安聖躬事臣聞王者乘運而興必体乾元以更化法天而動必建皇極以居中此隆古之道也何以謂之体元臣聞元者善之長也乾道之始也皇上臨御九有二十一年於茲聖德神功丕冒海宇無以加矣然適當三七之會故一旦變生榻寢自非聖德格天之心眷聖何以轉危為安若此哉是以我太祖高皇帝于祖訓一書倦倦以警戒為言良有以也我皇上受茲眷佑是今日維新之

會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之謂也臣願皇上乘乾元之運一切推恩布德赦過宥罪覃及萬方與天下更始是臣所謂體元以隆聖治也何以謂之居正臣聞天象有紫微垣乃中宮北極之謂也故王者法天必居中而馭外我太祖高皇帝祖訓曰乾清宮者朕之正寢也其垂訓之意大矣臣伏見皇上近歲恒居西苑臣以為西苑僻在一隅宮墻淺隘豈萬乘臨御之所近者致變可為寒心臣願皇上入居乾清宮書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之謂也是臣所謂居正以安

聖躬也臣惟皇上聖神御極天人協徵臣管窺何能為益但臣近覲時變心寔驚惶一念之忠不能自己伏惟聖明俯賜鑒納如臣言可采乞勅下禮部詳議可否取自上裁臣愚不勝幸甚

辟雍紀事

王同祖

嘉靖壬寅十月朔國子監司業王公祭酒張公同至西苑道經皇上所居萬壽宮因見宮墻淺隘門禁疎簡官員人等往來出入無常公意惕然以為目今邊塞騷動多有奸人潛住京師且宮門逼近西安門市井煩囂一

旦竊發禍不可測大臣數年以來無一人敢勸回宮者  
臺諫亦不敢言是月二十一日忽有御寢大變聖上幾  
危獲安爾後大臣臺諫但疏入慰安慶賀而已司業公  
因竭忠發憤草奏未上猶俟有言之者至十二月十五  
日以後竟無敢言之人公遂以死自誓以体元居正二  
事委曲諷諫真移上心十九日拜叩左順門上疏二十  
日一更時司禮臣奏上御覽二十一日早公蓆藁待罪  
朝房是日已刻有旨宣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大  
學士翟奎巖嵩申時至西苑諸臣皆入戌時下御劄密

封諭四臣劄云茲召卿等以王同祖之說似可難行則  
不如傳位改元至正之義夫我皇曾祖考蒙塵改元是  
有景泰一代朕昨遇害小同只是傳位為當庶朕得以  
仰承仁愛于安生矣夫彼之所言可取曰三七之受夫  
此時氣數不古若非至聖大賢不可當也宜熟思焉頃  
之召四臣入萬壽宮面諭上曰王同祖所言他主意只  
是要勸我還宮這是他納忠他又先說改元是要勸動  
我還宮這也是他忠我只是傳位東宮好四臣叩頭皆  
云東宮幼冲豈可傳位上曰別入不敢言此事他却進



言有所恃嚴公曰他是一個儒臣有何所恃上曰數年前在山陵上李時夏言曾面薦他是真儒朕答曰古有周程張朱是真儒今日復見真儒矣上又曰改元之事如何內一公曰似乎變亂上曰我朝天順改元亦是又曰他既有本如何不在我遇變之後就言今已幫着年如何逼着我行又言夢璉當時議大禮只是楊廷和不與他做主以致激成許多事又曰他似急于功名他從容些那一樣官沒有他做四臣皆唯上曰今不可不處治他恐後面還有人說我四臣出至無逸殿直房內

閣臣票擬云國朝原無再改元之制王同祖輒行奏擾好生狂妄都察院叅看了來說二十二日命下都察院叅題二十五日進二十六日五更上覽過發內閣票有旨宣四臣戌時至西苑四臣先至東閣上有密劄諭四臣蓋因禮部題請正月初一日食不及分不該救護請上減禮御殿三老復進票、擬都察院本王同祖妄議改元倡邪惑衆本當拿問姑從寬降二級調外任封入須臾至西苑上又降劄盛怒四臣如何不回答御劄四臣請罪上又降御劄言乾清宮不祥如何要我還宮四

明文海 卷五十一 二十七  
臣戰兢恐懼待命至四鼓方遣出不得見面二十七日  
申時又發下改票曰且擬為民不許起用是日一更奏  
覽二十八日留中不下二十九日辰刻命下三十日早  
謝恩司業公初進時自分必死不意聖上深知其忠曲  
從寬宥放歸田里優游山林古人所謂吉人天相良有  
以也竊因著其顛末如此

治安疏 海瑞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萬  
物之主責任至重凡生民利病一有所不宜將有所不

稱其任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  
無不言焉臣工進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為容悅阿  
諛曲從致使災禍隔塞主上不聞者無足言矣過為計  
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  
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無乃使之反求眩瞶莫決趨  
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國厚恩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  
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為悅諛不  
暇過計謹披瀝肝胆為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于文  
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安

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慈頗柔恕恭儉能有近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急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槩以激之安且治頌之諛也陛下自視于漢文帝何如陛下天姿英斷睿識絕人可為堯舜可為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陛下優為之即位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槩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

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典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然以大有所為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及可期非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呂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予之然貫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皆稱為賢君焉陛下則銳精未久忘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立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膏脂在是也而興修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節濫矣

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  
 人以為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薄于夫婦  
 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陛下登極  
 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煩增萬方則傲陛下破  
 產禮佛日土室口懸琴卜餘年來天下極矣天下司中  
 脫天極天樂和幸表智人建無官室之部極力行  
 也

如幸也考下  
 學四考二十字

魚肩書晉相之微猶之嚴嵩元相之

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輕重陛下久矣內外臣

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諱語詩云衮職有缺惟仲山甫補  
 之今日所賴以弼匡救格非以歸正諸臣責也夫聖人  
 豈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  
 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之也木繩金礪聖賢不必言  
 之也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陛下  
 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為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風  
 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  
 後言以從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  
 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家者內外臣工有

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薄于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煩增萬方則徼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天下極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之皆淨而無財用也迺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頌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輕重陛下久矣內外臣

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諱語詩云衮職有缺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匡救格非以歸正諸臣責也夫聖人豈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之也木繩金礪聖賢不必言之也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為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貌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家者內外臣工有

官守有言責者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立  
修是陛下之心惑也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也而謂  
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  
敗不事三敗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  
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為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  
學微所言惑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撓敗政事  
之說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  
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為是已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不當  
之形跡憶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陛下誤終不釋諸臣

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  
勞今日之謂也為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臣以一  
二事形跡既為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  
關於臣君道之不正臣請再為陛下開之陛下之誤多  
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修  
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于人而為性命者  
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  
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  
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

文尚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為天賜仙苑藥丸  
恠妄尤甚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  
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其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  
河圖洛書寔有此瑞以洩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  
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  
列而有數焉成非虛妄也宋真宗獲天書于乾祐山孫奭  
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葯由人工搗  
以成者也茲無因而至桃葯是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  
有手而付之耶陛下元修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

右奸人逆陛下玄修妄念區區、苑葯之長生理之所無  
而玄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  
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已乎夫人幼  
而學既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  
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  
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為道也即近覲嚴嵩  
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為貪窳今為逆本梁材守道守  
官陛下以為逆者也歷任有声官戶部者至今日首称  
之雖近日嚴嵩抄没百官有惕心焉無用於積賄求遷

明文海 卷五十六  
稍自洗滌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前而已  
諸臣寧為嚴嵩之順不為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  
者挨日見稱于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依違  
苟舉故事潔已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  
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制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  
乎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違也而責之以效忠付之  
以翼為明聽也又欲其順乎立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  
目不為腹心衛也而自為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行  
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無是理也陛下誠知立

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安典不安治典不  
治由之翻然悟悔日視正朝輔宰九卿侍從言定講求  
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  
武之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于臯陶  
伊傅之列相為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官  
妾外之光祿寺厨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  
事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內厨內庫下之戶工部諸廠段  
絹糧料珠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于無用之非所  
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為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



之此則在陛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  
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蓋藏不知其幾也而陛  
下何不為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  
行之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  
而自以為是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  
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克召募驅縑黃遊食使歸  
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礼俗復屯鹽本色以裕  
邊儲均田賦丁差以獲困敝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  
懦吏之為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

遠之業諸臣必有為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  
則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諸廢具舉百弊剗  
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陛下何不為之節省  
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于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  
其任諸撫按科道糾舉肅清之于其間陛下持其大綱  
稽治要而責成焉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如天運于上而  
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已無為之道也天地萬物為一  
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浹薰為太和而陛下性分中自  
有真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

明文海 卷之六  
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此理之所  
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軒舉  
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無而切々然散鬱積竦精神立  
修求懸思鑿想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  
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復  
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為諛小臣畏罪而面為順陛下有  
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憊々  
為陛下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  
安於不安決焉伏惟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臣

無任戰慄恐懼之至

文海山傳宮補

明文海卷五十七

奏疏十一

直陳時政切要疏

餘姚 王宗羲 編輯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脩身建極以  
 為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機度勢更化宜民  
 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  
 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踐祚  
 以來正身脩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為心以節

財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既已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極重難反之機若不稍加更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為六事開款上請用備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聖主備位弼輔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切見皇上有必為之志而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不敢避形迹披瀝上陳

期於宣昭主德而濟一衆志非有他也伏乞聖慈垂鑒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憲之貴詳行之貴力謀臣於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夷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為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條陳一疏或謾言數事或更至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

任事其實蒞任之始也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於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甚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賊內犯特勅廷臣集議邊防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廷群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為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

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請張虛曠歲月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亂多言亂聽此最今之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効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為之

操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任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再乞天語丁寧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省事上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須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虛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脩職業為務反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一振紀綱臣聞人君以一身而居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銅之有繩

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朝廷而為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果將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蹶蹶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為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與情

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  
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  
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  
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  
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  
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為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  
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奮乾剛之  
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  
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

斷於宸衷而無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  
事有所枉雖疎賤必申仍乞勅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  
年憲初定慮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

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  
一重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  
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  
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旨  
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機務有某部  
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情

利病該衙門自宜參酌緩急次第題覆至於發自聖衷特降勅諭者又與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蓋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廢格不行抄到各衙門槩從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為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報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數十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沈理干證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申之法覆盆自

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行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適近嚴立期限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為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一數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



實而已臣每見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嘆切以為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為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略言其槩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焉必試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

明正其罪椎魯少文者以無用見機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叨譽倜儻抗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時者以巧官易容其才維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為資或因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緊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為聲稱舍其職業反屬而實皆思建中條東連編果積善聚其本等職業茫昧主錢穀者不知出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

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為世不患無才患無用才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事唯上之所欲為無不應者臣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於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於國家雖嘖咲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祖宗舊規凡京官及三六年考滿毋得概引復職濫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為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

陟者乞將誥勅勲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聚其平生毋以一青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替佐長官如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賑兩廣軍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國未克而元氣已耗矣臣切以為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強弱自有分別善養生

者惟樽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却病而延壽  
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  
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  
其設法征求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  
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皇上即位以來凡諸  
齋醮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  
是過矣然臣以為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  
若不通知省節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軫念民窮加惠  
邦本于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

為天下先仍乞勅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  
賢否殿最惟以守已端潔實心愛民者乃與上考稱職  
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於百姓  
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污顯著者不必引例  
發遣但將所犯贓私嚴行追併押發各邊自行輪納完  
日發回原籍為民不但懲貪亦可為實邊之一助再長  
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令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  
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官職或即轉  
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上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

補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任者或就必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奏議久者即可陞參政僉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轉職事有責成人材亦不患其缺乏矣固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盜賊之患惟百姓安樂家給人足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惟自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盜賊乘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其勢然也恭惟皇上嗣登大寶

首下蠲<sup>恤</sup>之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切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乞勅下戶部悉心講求則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并職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官府造作侵期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

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於勞苦之民而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為地方之病其屯監各差都御史應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定奪以後上下惟務清心者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一飭戎備臣惟當今之事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敵

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聖諭嚴飭邊臣人人思奮一時督撫將令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略備矣然臣以為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談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俱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損無用不急之費併

其財力以撫養戰聞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  
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  
臣之所患特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  
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為耳故臣願皇上  
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為之志屬任謀臣脩舉實政不  
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而敵可圖  
矣至於目今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  
守墩堡令民耕牧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治<sup>制</sup>之敵即入  
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

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彌文塞責伏乞勅下兵部申飭  
各邊督撫務將前事着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  
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不敢窺也再  
照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  
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  
行雖春秋操練徒虛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祖宗故事  
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  
單弱臣常以為憂伏乞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  
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

一以試將官之賢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有技藝精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皇上加意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敵人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為強之一機也

明制體以重王言疏

竊照閣臣之職專一視草代言故其官謂之知制誥若制詞失體以致輕褻王言則閣臣為不職矣謹按舊規凡官員應給誥勅該部題奉欽依手本到閣撰述官先

具稿送臣等看詳改定騰寫進呈候批紅發下撰述官用閔防掛號然後發中書舍人寫軸用寶此定制也至於制命之詞貴在簡嚴莊重乃為得體查得成化弘治間誥勅叙本身履歷功績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妻室不過六十字至於慶典覃恩則其詞尤簡蓋以恩例槩及比之考績不同故以賚被為榮不必詳其閱歷此制體也近年以來俗尚干求詞多浮靡撰述官沿襲宿弊往往不候進呈先將文稿傳示於人其中詞語又過為誇侈至百千言或本無實行虛為頌美或事涉幽

隱極力宣揚臣等方欲為之更定而百官已先得稿登軸矣夫誥勅者朝廷所以告諭臣下者也臣諛其君猶謂之佞况以上諛下是何理乎查得嘉靖十二年諛大學士張孚敬等題為重誥勅事奉世宗肅皇帝聖旨鄉等所言已足見敬慎至意近年以來委的誥詞之文浮泛誇譽至於數百甚非制體甚非王言今後都着刪去浮詞以存實體欽此又諛本官題為前事參論制勅房辦事大理寺評事岳梁撰南京兵部尚書陶琰贈官誥文浮詞誇誕又不先送內閣看詳輒便進呈等因奉世

世宗肅皇帝聖旨鄉等另撰誥文來看岳梁騁賣浮詞蔑視制詞不遵前旨著即提問欽此此時嘉靖初年誥勅之文視成化弘治雖為稍繁然尚未如近年之甚也竊以禮貴從先辭尚體要况命令之辭乃一代典制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所關非小此係臣等職掌不容不為釐正伏乞皇上念朝廷體統之當尊國家典制之當守勅下臣等戒諭各撰述官自今以後凡為制誥必須復古崇實毋得徇情飾辭以壞制體及文字未經進呈亦毋得預行傳示以市私交如此庶王言重國體尊而



臣等亦得以守其常職矣

申明冠禮疏 孫存

禮部主客清吏司署郎中主事臣孫存謹奏為申明冠禮事近該臣奏請皇帝陛下舉行冠禮伏為勅下禮部覆題奉聖旨是既先朝俱未舉行罷欽此欽遵臣有以仰窺陛下虛心聽納無意無必之盛節矣蓋本部言家語載孔子謂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肆我英宗皇帝武宗皇帝俱未舉行冠禮陛下因是其言而罷之若本部詳言天子冠禮乃我太祖高皇帝之聖制與歷

代之所已行則陛下亦且是其言而行之矣臣謹按家語周公使祝雍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志王幼志思服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冠禮也歷漢魏晉唐帝冠之禮大率祖之博物記漢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擣顛先帝之光輝以承皇天之嘉錄欽奉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東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孺之幼志蘊藉文武之就德肅勅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承式永永與天無極後漢書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

從冠禮乘與初服緇布進賢次爵弁次通天皆於高祖廟以禮謁見世祖廟又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為賓加賜玄纁駟馬此漢天子之冠禮也三國志魏天子冠一加其說與家語相發明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於天子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下尊極德備豈得與士同此魏帝之冠禮也晉書穆帝孝武帝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又廟見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顏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衣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太尉跪

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維祺介茲景福加冠訖侍中繫玄纁常侍脫帝絳紗服加衮服事畢太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此晉天子之冠禮也唐書四曰嘉禮皇帝始加元服有司卜日告於天地宗廟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乃冠此唐天子之冠禮也今日天子無冠禮然則彼皆非與我太祖超越百王親集五禮其制天子冠禮蓋取諸周奏公告郊廟百僚陪位行禮殿上進醴

稱賀蓋取諸晉一加冕冠蓋取諸魏祝詞爾雅蓋取諸唐今陛下將冠誠述我太祖之禮而行之幣告於天地宗廟詔告於文武羣臣於奉天正殿行之以文武大臣攝之太師太尉相之使臣子喜哉遂其高呼舞蹈之賀則四海之民間之舉忻忻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明天子冠矣復行太祖之政矣天下自此太平也豈不光明俊偉哉乃若今之所行以巍巍天子之冠禮官不與其儀史臣不書其事天地無奏告之文臣民無慶賀之節不相之以元老大臣而相之以近習閹寺不行之於當陽

正衙門而行之於燕居寢殿竊為聖明惜之且臣之所論者非謂陛下不行三加之禮為不重人道之始也謂陛下不行一加之禮為不備冠禮之儀也蓋三加者士之冠禮載諸儀禮者是也自元子以下皆然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一加者天子之冠禮行於周王衍于魏人備載于大明集禮者是也惟天子行之其禮異於士則義亦異於士矣士之冠禮成人之禮也君之冠禮君人之禮也家語所謂人君不冠者謂人君不行士之冠禮也乃謂人君不行人君之冠禮可乎况家語文不類于六

經義或繆於聖人殆不可盡信之書也若大明集禮之冠禮本之周公監于歷代而折衷于吾聖祖乃無非可行之成憲也我聖祖嘗命羣臣議母服古今言人人殊乃斷自宸衷著為定制而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以三代之禮不相沿襲時王之制所當遵守凡所著定者皆精神心術之運萬世不易之定體也若以天子冠禮之制為有戾於孔子之言則我聖祖萬機之暇博極羣書豈獨遺家語而必欲從周公之制哉殆必有概於中而損之益之以適厥中耳惟我英帝武宗未行冠禮則

亦當時之疑議也與其法當時之議議孰若法聖祖不刊之成憲也其有謂周公以叔父揖位故冠成王以成人之禮非後世臣下可同也臣謂此言尤謬大抵成王君也周公臣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何有于叔父何有于居攝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君臣者定故有周君臣之分猶萬世君臣之分也周公可以舉冠禮於成王固知冠禮未有不可行於天子也今陛下冠期日近而臣復竇宸聰無及於事而祇蹈干冒天威之罪但心有所懷不得不盡倘蒙聖明採擇則大婚尚在

半月之後尚可改卜日行也臣言之後恐有以非正月  
 甲子為言者則漢惠帝冠以三月固不必正月可冠也  
 伏望皇上仰遵祖訓俯賜宸斷訪于元老儒臣毅然復  
 行隆古之禮則脩已化民之大端而敬天法祖之一道  
 也臣極知方今天下之事甚有大如此者則陛下有股  
 肱之六鄉有師師之庶職夫既  
 徒陳一節之禮猶弗可底行  
 尚敢他說哉臣不  
 乞行攀送梓宮疏

孫繼舉

抄本小傳之禮部文選

奏為古今大綱常必不可虧國家大典禮必不可缺冒  
 懇聖明扶疾攀送母后以光聖人大孝慰寰海同情事  
 臣于本月十五日禮部接出聖旨朕自閏八月初旬偶  
 爾疾流注于左足動履不便今大行皇妣引發朕不能  
 恭行攀送不勝哀慟着遣獻代行鄉還傳示務要虔潔  
 敬慎恭誠供事欽此臣再三捧誦再三思維於所謂疾  
 注左足動履不便者仰見聖情萬不獲已也於所謂虔  
 潔敬慎恭誠供事者仰見聖心萬不獲安也雖然皇上  
 為綱常之主典禮之宗茲不舉而行之皇上異日必自

半月之後尚可改卜日行也臣言之後恐有以非正月甲子為言者則漢惠帝冠以三月固不必正月可冠也伏望皇上仰遵祖訓俯賜宸斷訪于元老儒臣毅然復行隆古之禮則脩已化民之大端而敬天法祖之一道也臣極知方今天下之事甚有大如此者則陛下有股肱之寄有耳目之司有諤諤之六卿有師師之庶職夫既已言之矣如臣卑微愚昧徒陳一節之禮猶弗可底行尚敢他說哉臣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乞行攀送梓宮疏

孫繼舉

奏為古今大綱常必不可虧國家大典禮必不可缺冒懇聖明扶疾攀送母后以光聖人大孝慰寰海同情事臣于本月十五日禮部接出聖旨朕自閏八月初旬偶爾痰流注于左足動履不便今大行皇妣引發朕不能恭行攀送不勝哀慟着遣獻代行鄉還傳示務要虔潔敬慎恭誠供事欵此臣再三捧誦再三思維於所謂痰注左足動履不便者仰見聖情萬不獲已也於所謂虔潔敬慎恭誠供事者仰見聖心萬不獲安也雖然皇上為綱常之主典禮之宗茲不舉而行之皇上異日必自

乞行攀送梓宮疏

追悔又必將追咎群臣不言而以為朝廷無人臣敢不  
先言之以無起皇上之悔可乎夫皇上下大孝聞天下久  
矣母論母后生前極天下之養即初逝而成服皇上且  
奔且哭哭極哀外廷所聞也上慈謚奏冊寶登降薦獻  
戚與禮步而過宮門而後登輿外廷所見也蓋天生大  
聖人其舉動不愆徃徃若此矣今只一攀送而以疾格  
九仞一簣臣竊為皇上惜之且皇上不出宮眷必不得  
帷而至午門神帛朝祖必且降而藉奠獻使手宮眷即  
不送其小者也神帛何帛朝祖何事奠獻使何人而猥

令褻瀆不知母后之神靈肯於帛乎憑依否耶列聖在  
天之神靈肯於使乎降鑒否耶古人於親喪雖小物細  
故必誠必信必躬必親而今却於大處不無虧缺也臣  
又為皇上重惜之然而皇上固曰吾適於痰弗良於行  
耳臣請又以進今夫禮居喪無沐浴飲酒食肉而有沐  
浴飲酒食肉者疾故也皇上誠適於痰弗良於行即與  
即出午門等門掖而成禮何弗可者親之喪達乎天子  
在所自致而已事關大綱常大典禮四海觀刑萬代瞻  
仰實在茲舉臣不勝狗馬之心據其愚忠惟皇上深思

力行勿之有悔臣冒昧陳言無任惶待罪之至

史職疏張位

臣聞古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故當時聖君明臣經世之蹟炳然侈於後觀歷代建置不同厥任均重我祖宗尚設起居注官故聖政記日歷諸書謨烈孔彰允為昭代啟佑之典後因詳定史職以翰林修撰編脩檢討專任紀載之事而起居注遂罷今國史之員雖設其名存其實廢矣臣頃備員纂修切見先朝政事不遇彙括章疏之存者紀之若非出於詔令形諸建白則近者以無

據而畧遠者以不知而遺中間精神脉絡每每不相聯貫致使聖代鴻猷茂烈鬱而未章非所以媿前徽而光後範也舊聞史氏中亦有隨所覩記暗疏之者因事無專責往往中輟紀載既失其職徒令野史流傳淆亂失真甚且謂也况不值纂修則史官充位無以自效徒日費大官供給循名責實其將謂何茲事關係不細舉世知之以為宜後久矣恭遇聖歷更新明良會合凡典學勤政都俞儆戒盛美之事有不見於章疏而為中外傳誦者甚多紀載無微誠為缺典夫當職而不能舉守官



之恥也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以臣愚見  
今不必大為更張別創名秩第今見在諸臣日輪數人  
進直史館候有明旨及朝諝台對宮禁遊習凡一言一  
行為師保所及知者謹據見聞敬紀之其各衙門所奏  
所行大事疏下六科亦據緣繇紀其節略藏之秘府以  
備參考且今之史臣將以儲誨論弼直之選考學古而未  
通今奚以待用誠使之日有見聞明習國家政體異昧  
備顧聞當大事不患無具夫天下事不知其非而安之  
猶可言也今明知之轉移無難逡巡莫肯先發欲何待

也臣切憂之不特此一事為然伏乞勅下閣部會同計  
議如果臣言可采事體無礙特賜斟酌施行則盛美傳  
國典備職修人才儲於治道未必無補萬一矣

建輔城定兵制疏 張位

奏為建輔城定兵制以鞏萬年皇圖事臣聞之易曰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書曰申畫效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蓋險不設則不可以守國尊嚴王畿則根本固而天下  
蒙安國家定鼎燕京雄勝超越九重居尊三面隣邊固  
無前代建都中原者不同成祖文皇帝三犁敵庭兵力

強盛草創建設以茲後人念自大寧撤防東勝失守關隘彌近拱衛宜嚴今京東距薊鎮不二百里京西去宣鎮不四百里東南之去天津海口不二百里西南之去紫荊關路不三百里朝衝隘口夕抵郊原鐵騎乘風勢不可遏夫以至重之地而伏至危之形防護未周形勝未備咸抱隱憂久矣嘉靖庚戌年間敵騎闖入邊關徑至城下輦轂萬姓米粟所需城門一闕內外交阻況今敵情巨測倭防正啟柔土綢繆尤當亟憲臣竊以為宜於近京周圍十里內外卜擇水土善利要害處所特建

輔城四座護衛京師每城置兵萬人內設營房以處軍士外設教場照常操練聲勢犄角有恃無恐猝有外患城門可開合遵照祖宗伍軍舊制即以三大營見操官兵為中軍大營其四城應撥營兵各十萬分練或查取京衛五十四屯及京營三屯餘丁挑選精壯以充其數擇前後左右五府見任官知軍事者統之俱供聽戎政大臣節制偏裨將領一視大營之制城內兼置倉場各貯一年芻粟再設憲司文臣二員監捺督餉令熟兵事以儲邊才量撥近城田地給軍耕種以優養贍四隅聯絡墩

堡以嚴守望周遭開通溝洫栽植樹木以扼戎馬險足以守兵足以防此真國家強本之圖萬年不拔之計也嘗考漢設南北二軍宋設禁廂二軍彼此相制為安我太祖定鼎金陵長江天險復設浦子口大營屯兵積餉具有深意伏見今之講武者但計兵力不考兵制蓋兵弱則有耗費之患而兵強則有肘腋之虞虎豹在山牙爪自恃尾不掉輕重倒持宜令各將官於營軍中揀擇壯勇千百名稍厚廩餼常置左右郎以此千百人充伍長甲正部隊名色視將領官職崇卑以定多寡差等

輦名分相維若染相通臂指可使緩急可賴或一營揭挺彼此勢足以相制或一夫脫巾上下力足以相鈐分數既明多多益善此又為將領強本不特可行於京營而且可行於各邊者也若四輔之城兵力尚少則請於畿甸八府州縣民壯中再行挑選充數或以入班之軍酌量湊補或以召募之衆事寧續增仍令巡視京營科道官一體稽閱此制一定不惟可莊居重馭輕之勢且可弭驕悍譟呼之事矣或謂營建多費時詘舉羸然久遠之圖豈必旦夕之就期以數歲何患其遲或謂守在

四夷在德非險若為堂奧之備恐示張皇之形徒襲常  
談終誤大事蓋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及臻厥成天下晏  
如今夫富人之家欲防外侮必須固藩籬守門戶而後  
室家即安戒僮僕嚴備禦而後盜賊難犯今建城制兵  
之議是即固守備禦之策也庶人且能為一家謀況以  
天子之尊可不為皇居萬世計乎謹繪城圖一幅恭進  
御覽伏乞勅下該部及會議待邊事稍寧次第舉行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